

太阳

雪

胡夏娟 著

舞蹈艺术家

王举的传奇人生



人民出版社

太阳雪

舞蹈艺术家

王举的传奇人生

胡夏娟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宰艳红

责任校对：史 伟

封面设计：石笑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雪：舞蹈艺术家王举的传奇人生 / 胡夏娟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ISBN 978-7-01-013714-8

I. ①太… II. ①胡… III. ①王举—生平事迹 IV. ①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6671 号

太阳·雪

TAIYANG XUE

——舞蹈艺术家王举的传奇人生

胡夏娟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东城区隆福寺大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9.5

字数：280 千字 印数：0,001—8,000 册

ISBN 978-7-01-013714-8 定价：39.5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东城区隆福寺大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序 言	大荒的太阳——王举印象	I
第一章	黑土地	I
	腊月初八	3
	孤儿院的日子	8
	困苦中生长	12
	火烧作业本	17
	省艺校的涅槃	22
第二章	前郭县的巴特尔	29
	组建第一支舞蹈队	31
	在坚持中训练	34
	自制舞蹈练功鞋	38
	一曲生命之舞	41
	乌兰图嘎的逃生	45
	到大庆去	48
第三章	大荒的太阳	51
	油田大会师	53
	我爱萨日朗	57
	海拉尔前线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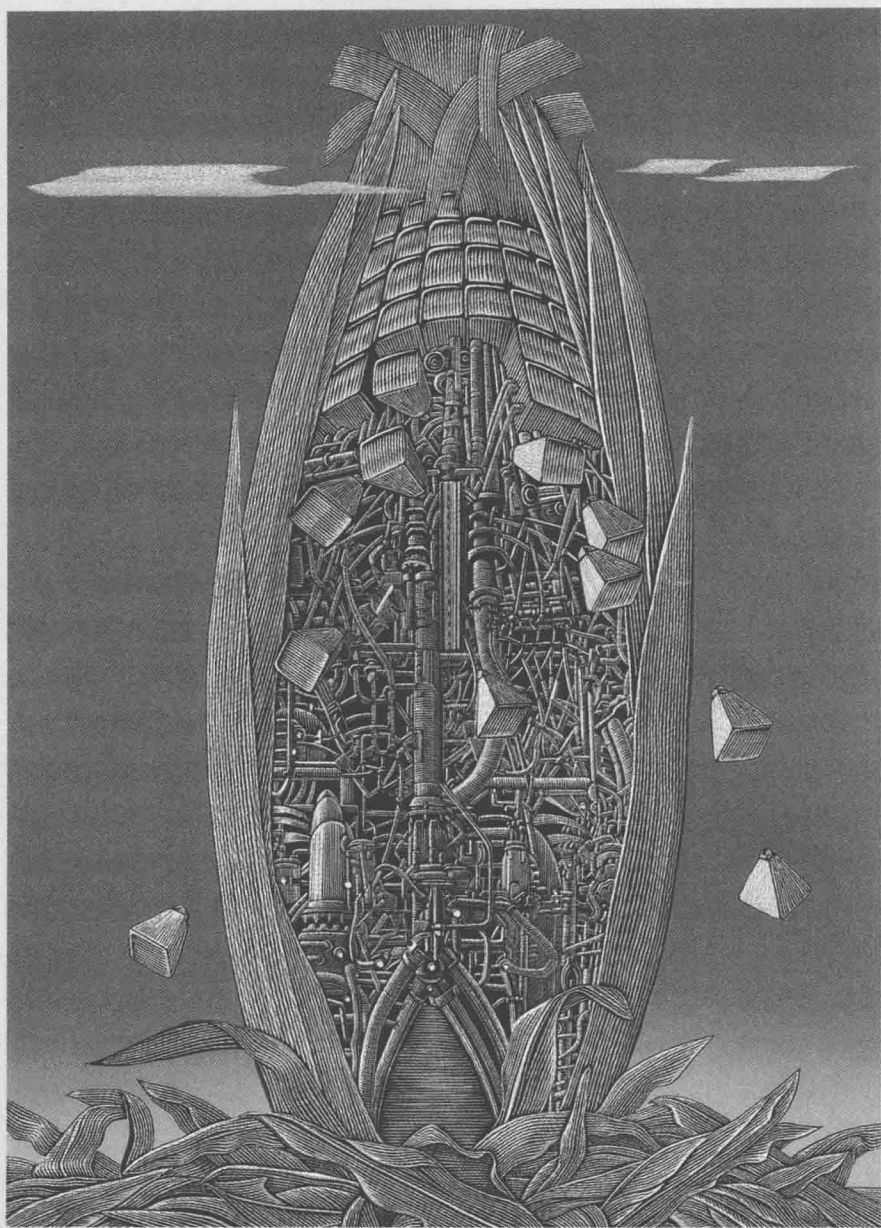
天 雨	65
第四章 关东女人	71
暖 冬	73
样板戏短训班	79
遇见了幸福	84
家长姐姐	89
我的老哥	94
关东女人	97
第五章 绿色生命	101
雪映深情	103
牧人之子	107
绿色生命	111
油 娃	114
高山流水的兄弟	118
保护家园的舞者	125
第六章 高粱魂	129
躁动的红高粱	131
不拘一格用人才	135
我就是要高粱的“魂”	139

“魂”惊四座.....	143
功夫在舞蹈之外.....	147
第七章 嘎子	151
大庆艺术学校.....	153
梦 姐.....	157
别样的生命之美.....	161
12个孤儿的干爹.....	165
只要你们过得好.....	169
感动在美国杨百翰.....	175
第八章 龙在北方	179
坐着火车去内蒙古.....	181
雪困嘎仙洞.....	185
太阳神契丹.....	191
盛世金源.....	195
为浴火重生而舞.....	199
欢乐的达斡尔青年.....	203
第九章 经典永恒	209
北方大辫子.....	211
东北大烟袋.....	215

女人纳鞋底	219
香港回归颂	223
常回家看看	228
亚洲雄风	233
第十章 鹤鸣湖	237
落泪的天空	239
一封联名告状信	243
大庆所向何方	247
从《鹤鸣》到《鹤鸣湖》	251
中国版的《天鹅湖》	255
湿地文化	259
第十一章 绽放的生命	265
火车上的巧遇	267
大爱在传递	271
佳木斯的茉莉花	274
大美在人间	279
中国“突出贡献舞蹈家”	284
流泪的获奖者	290
后 记 命运很小，生命很大	297



第一章 黑土地



蓄势待发 (100 × 70cm) 创作者: 陈彦龙

苍茫的北方雪原上，寂静得让人发慌。在无垠的深白色中，突然爆发出狼一般的愤然长啸，一双灵动的眼睛似乎在锐意地捕捉着什么。

腊月初八

1953年，腊八，大雪。紧张的气氛在篱笆墙围拢的院落里袅袅升腾着。一扇陈旧的窗户上，一个高大男人的身影在焦急地来回晃动，粗糙的手掌反复地摩挲，灌满紧张的眼睛不住地向里屋张望着，有些呛鼻的煤气从里屋弥漫出来。

中午十二点，一声清脆嘹亮的啼哭声响起，儿子王举出生了。树梢上一大团白雪应声而落，在地面上像礼花一样灿然绽放，随之溅起一团清白的烟雾。淡灰色的天空浮现出一轮瓷亮的太阳。低头是寒，举头是暖，寒与暖界限鲜明地分隔着，又在天地的尽头融合在一起，从看似对立的角度延伸着同一个命运。

不仅这个小院的一大家子在欢喜于王举的到来，就连雪花都以这种特有的方式来庆贺王举的降生。王举无比热爱雪花，在王举的心里，雪花不是单调的白色，而是斑斓的彩色，这也许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雪花和王举就在腊八这一天结下了某种天然的缘分。腊七腊八，冻掉下巴。也许是和自己出生在腊八有关，王举的下巴越长越靠后，看上去好像真的没有了下巴。

积蓄了一年的奇寒犀利地弥漫在东北松花江上游。寒冷像是一群贪婪

的羔羊，急不可耐地拱裂了饱满的云朵，雪花便像秋天的谷穗一样，纷纷扬落在巍峨奇秀的龙岗山脉。恬静的辉发河畔挺立着挂满雾凇的桦树、松树，冰冻的棕色土壤里孕育着一种生命拔节的气息。

雪粒渐渐膨大，宛如无数的白蝴蝶旋转飞落在吉林省桦甸县孙家屯。空气湿润鲜嫩，透着一种沁人心骨的清香。雪花簌簌的乡村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风，停止了呼啸，狗，停止了吠叫，时间仿佛幻化为大地上的冰凌，静静地凝结在王举出生的时刻。

高粱、大豆、稻谷、苞米，在东北这片黑土地的滋养下，王举会翻身了，会坐起了，会说话了，会撒开腿跑了，也会跟着大人一起去看舞台剧了。

在王举的记忆里，他观看的第一部歌剧叫《红霞》，这是一部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歌剧。红军北上抗日，反动派日匪军对苏区大举进攻，地主白五德带领保安大队逼迫红霞姑娘带路追击红军，红霞施巧计把匪军引入凤凰岭的悬崖绝壁上，此时红军闻讯赶来消灭了敌人，红霞在峰巅高举红巾，壮烈牺牲。从而把她比作天空美丽的红霞。

在年仅五岁的王举的世界里，他还不知道什么是抗日，什么是爱国，什么是牺牲，什么是伟大。但是，有一个热辣辣的东西，深深印刻在了王举的脑海里，震撼着王举幼小的心灵，那就是扮演红霞的演员手里高高擎起的那块血红色的布巾，这块红巾宛如一束燃烧的火焰，灼热在王举的感觉里。王举仰着小小的脑袋，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上演员的一举一动。王举看着，激动着，沉醉着，迷恋着，仿佛自己的骨骼在被红霞手里的那块红巾牵扯着。王举跑回了家，翻箱倒柜地找出妈妈的一块红色的布料，缠在头上，蹦到窗台上，把窗帘闭合后又拉开，仿佛舞台上黑色的大幕在开演前徐徐开启。王举一会儿握起拳头，一会儿张开手臂，一会儿从窗台的左侧跑到右侧，一会哼唱起不知从哪儿学来的三两句民间小调儿。

王举过了一把表演瘾，可是心里总觉得还是缺少了点什么。直到有一天，王举内心的这个缺憾才彻底得到修补。妈妈给了王举五元钱，让王举去打一斤酱油，当王举来到小卖铺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摆放在货架子一角的胭粉，胭粉的旁边摆放着孩子们喜欢吃的小零食。王举像是被施了魔法，买酱油的事情早被王举忘得一干二净，那些零食就像是隐了身，丝毫

没有被王举看在眼里。王举掏出买酱油的钱，买下了胭粉。回到家里，王举直接溜进了房间，锁上屋门，关上窗帘，打开小巧馨香的胭粉盒子，伸出稚嫩的小手，把白色的胭粉胡乱铺开在自己还渗着汗滴的脸颊上，胸腔像汹涌的海潮急速地起伏着。找不到先前那块红布，王举随便从床上抓起一件衣服，系在头上，就沉浸在一种表演的童趣里。

王举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爱好会对自己将来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他就是喜欢，发自心底地喜欢。这种喜欢像是一种本能，不需要经过大脑的思考，也不需要艺术的知识体系下浸泡，仿佛从王举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带来了一种对表演无法言说的喜爱。王举有一架喜欢舞动的身体，还有一颗对表演敏感的灵魂。二者唯美地结合于一体，注定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一场又一场新鲜、深刻、强烈、酣畅的感动。

王举除了喜欢唱戏，还喜欢看天上晨起暮落的太阳。每天早上，王举睁开惺忪的睡眼，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屋外，扬起小脑袋，眯缝起眼睛，看看今天的太阳是否照常升起来了。如果看到太阳在天上明亮地挂着，王举就乐颠颠地开始做其他的事情。而当太阳一落山，王举的心就开始收缩，好像黑暗要吞噬掉自己的灵魂。

每天放学回家，王举需要走十几里山路，为了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到家，王举挎着帆布书包，绕着深如眉黛的山一路狂跑着，向着太阳落下去的方向狂跑着，像是在抓取太阳的光亮，又像是在躲避黑暗的魔爪。太阳的光芒每减弱一分，王举的心就揪紧一分，王举多么希望太阳能永远出现在天空中，这样自己就能像摇篮中酣睡的婴儿，时刻安宁。

等王举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跑到家，才发现包里的作业本不见了，那可是自己攒了好久才买到的一个作业本啊，尽管正面反面都写满了字，可是王举还是舍不得丢。第二天一大早，王举胡乱地扒拉了两口饭，就抓起书包，向学校的方向跑去。王举一定要找到作业本，只要作业本没有被路人捡去，没有被风刮跑，没有被车碾破，只要作业本还在这条山道上，王举就一定要把它找回来。王举呼哧呼哧地跑着，要找到作业本的念头就像是铆足了劲的发条，给王举的两条腿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在一道狭窄的山路拐弯处，作业本狼狈地躺在路面上，除了灰尘，没

有车轱辘或者鞋子压过的痕迹。王举拍了拍本子上的尘土，带着胜利的笑容，把它装进了书包里。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全国上下都处于一穷二白的困难时期，物质生活极其清苦，但因为太阳每天都会照常升起，还有对咿呀哼唱和手舞足蹈的喜爱，王举的童年依然璀璨得像那春天里的花朵，亮丽而芬芳，欢喜而安乐。

如果命运就此一成不变，幸福是否也会保持原色？如果伤痛不期而遇，心灵是否可以安然沉沦？王举还没有到思考这个问题的年龄，就被命运扭拽着，野蛮地拖到了血淋淋的刀刃上。

王举的父亲是煤矿工人，在一次下井工作中，被滚落的石块砸成脑震荡，两年后因当兵时的旧伤复发、伤口感染离开了人世。母亲不堪失去丈夫的悲痛，终日郁郁寡欢，两年后带着对四个儿女的不舍，含泪闭上了那双无限留恋的眼睛。父亲去世时，王举才7岁，还不太明白死亡的真正含义，而当妈妈离开时，王举已经9岁了，当“死”这个字传到王举的耳朵里时，王举却异常地麻木，仿佛残破的夕阳摔到了山的那一边，碎成了粉末，再也不会从地平线上升起来。

妈妈已经换上了寿衣，僵直地躺在棺木里，任由周围的人们声嘶力竭地呼唤，妈妈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应。这个世界已经和妈妈没有了任何的关联，如果非要有关联，那就是妈妈印刻在王举记忆里的那抹无限包容的微笑。悲恸的哀乐在院子的空气里缭绕着，一波一波钻过王举的耳膜，攫住了他的喉咙，然后穿过王举还不够壮实的锁骨和肋骨，紧紧缠绕住了王举的心。当王举把妈妈的棺木钉上时，王举的心突然空了，一种无限的懊悔涌上王举的心头。王举恨自己把妈妈钉在了棺木里，如果妈妈没有死，如果妈妈只是睡着了，等妈妈醒过来的时候怎么出来呢？一想到再也看不到妈妈了，王举张开豁着牙齿的嘴，哭了起来，可是王举只感觉到自己的嘴唇在一张一合，肩膀在一高一低地颤抖，但却丝毫发不出任何的声音，难道极度的悲痛真的会让人失声吗。王举的心在收缩，在战栗，仿佛再多加一点点力，自己的心就会被勒断，湮灭在4月26日猝不及防的伤痛里。

王举多想扑到妈妈僵硬而冷却的身体上，用自己所有的力气把妈妈摇

醒，王举多想告诉妈妈，他已经没有了爸爸，不能再没有妈妈。没有了妈妈，自己就像那荒山上的一株细弱的秋草，何以抵挡风霜雨雪的侵袭，更像是一棵无根无依的浮萍，在这个尘世间孤独地飘零着、流放着。

“妈妈，你走了，我被人欺负了，谁来保护我？我生病了，谁会把我搂进她的怀里？我和妹妹饿了，谁给我们端来热乎乎的大饼？我衣服上的扣子掉了，谁来给我缝？”王举的心底有一千、一万个不解，可是，妈妈再也无法作出回应。只有那呼呼的东北风在耳边用力地嘶鸣着，是在回答王举的问题吗，可是，王举听不懂这些用气流堆积起来的冰凉的风语。

王举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按照当地的传统风俗，为离世的双亲摔丧盆、举灵幡，自然落在了王举的肩膀上。王举，还没有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早早地先后为父母举起了灵幡、摔起了丧盆。

爸爸走了，妈妈也走了，留给王举的，除了两位姐姐桂霞和桂敏、一座残破漏雨的土坯房，一个刚满两岁的妹妹王岩，还有就是他对未来生活的恐惧和不确定，以及内心对母爱的极度渴望。琴弦断了，还能续上；鸟儿离巢了，还能再飞回。可是，如果自己想妈妈了，妈妈还能出现吗？该到哪个地方去看妈妈呢，哪怕就看一眼，一眼就足够了呀。

父亲母亲幻化成了一帘苦涩的梦，在王举的记忆里如芦苇般随风摇荡着，那么近，又那么远。

孤儿院的日子

办完妈妈的丧事，夜里，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像是妈妈在心碎地哭泣，即使魂飞九天，依然放不下世间流着自己骨血的这四个小儿女。

“小举，跟大姐走吧。日子是艰苦了些，可好歹咱们都在一起。”已经出嫁的大姐桂霞边用衣袖抹着眼泪，边强撑着拿出一个大姐的坚强，这个家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了。

王举摇了摇裹卷着太多哀伤的脑袋。他知道姐姐一家已经挣扎在生存的边缘，自己不能再给大姐施加一丁点的重量。

“那让小妹跟着我吧。”二姐桂敏接着提议，没有了小妹的牵绊，弟弟活下来的希望就能多一些。

在那样一个生活艰难的年代，饿死，就像干旱一样，成为标志鲜明的天灾烙印。在天真无邪的童年，正是活蹦乱跳的岁月，可是，多少孩子骨瘦如柴，无力地倚躺在门槛上，饿得眼冒金星，苟延残喘地听任上天的生死定夺。活下来的，继续着或喜或悲的人生；躲不过的，生命便急急收场，灵魂钻入泥土，贪婪地吸食着还未被人刨掘和抢夺的营养。

如何能让弟弟存活下来，好让远在天堂的父母安息，是两位姐姐首要考虑的。

王举再次摇了摇头，把正在熟睡的妹妹抱得更紧了。贴着妹妹温热的小身体，望着妹妹还带着隐隐微笑的脸蛋，王举觉得自己拥抱的不仅仅是自己唯一的妹妹，更是父母生命延续的寄托，这是父母遗留给自己的最重要的财产，自己要尽力保护好这个小生命，不让妹妹受到任何伤害，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王举也要把妹妹留在身边。有妹妹在，再漆黑的日子，也能看到光亮。

“要不去孤儿院吧，那儿跟家一样，”煤矿领导刚吐出这句话，就充满怜悯地叹了口气，“哎，可怜的娃。”

家是什么？王举回答不上来，但是王举知道，妹妹在，家就在。

父母的相继离世，让王举过早地学会了面对和担当，也让王举开始有了接近成人的想法，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尽管，王举非常需要一个温暖的家，可是，王举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哪怕是自己的亲姐姐。

王举抱着妹妹，走向了那个被煤矿领导界定为家的孤儿院，那里也许是王举和妹妹能活下去的唯一的地方。

推开孤儿院那扇断裂变形的篱笆门，王举的手触电似地颤抖了一下。矿上的伯伯说，这里和家一样好。既然是家，那就会有热腾腾的汤水，有亮堂堂的煤油灯，有可以看到太阳的窗户，还有会笑的妈妈。当“妈妈”这个词在王举的脑海里弹跳的时候，他瘦削的嘴角清晰地抽动了几下。王举仿佛听到了妈妈熟悉的脚步声，仿佛下一秒妈妈就会出现在自己的视线里，站立在门槛里，挥动起手臂，慈爱地高喊：“小举，快点抱妹妹进来。”

王举就这样定定地站立在篱笆门口，望着院子里一直紧闭着的屋门，年仅9岁的小王举尝到了眼泪流在心里的滋味，酸涩，潮湿，还夹杂着隐隐的疼。

妹妹趴在王举的肩头，两只小手紧紧地勾着哥哥的脖子，仿佛自己一松手，一种很安全的感觉就会消失。尽管这一幕不会在王岩的记忆里留下零星的痕迹，但眼前全然陌生的环境，让王岩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小猫一样，蜷缩在哥哥的怀里。王举把一个瘪瘪的包裹放在地上，学着妈妈的动作，轻轻拍了拍妹妹，安抚着妹妹：“岩岩不怕，有哥哥在。”

这是一间低矮昏暗的房子，一张大炕盘踞了房间大部分面积。纸糊的窗户上已经被捅破了好几个奇形怪状的洞，地面上散落着纸屑和鞋子，同样凌乱的还有正在追逐打闹的二十多个孩子。

一个鼻涕流到嘴边，又立即被吸回去的男孩，瞥了王举一眼，就又伸出细长的舌头，继续舔舐着手里捧着的稀薄的糖纸。煤矿上的孤儿院里又多了两个孩子，就像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又多了两粒沙，不会引起超过一秒钟的好奇和围观。

“哇！”一个瘦得像干柴的女孩，被一个比她高一头的男孩子推倒，坐在地上，委屈得大哭了起来。即使是这样撕心裂肺的哭喊，也没有减弱其他孩子嬉闹的兴致。

“小兔崽子，反了你们了！看我不打断你们的腿。”一个嗓门大大的女人出现在房间里，抓起一把扫帚见人就抽。孩子们像是看见了野兽，纷纷惊恐地四散逃开，坐在地上的女孩也以最快的速度躲到了房间的一角。

“她头上有虱子，夜里睡觉的时候，会跳到我的头上来。”高个子男孩一脸的气愤，仿佛已经隐忍了很久。

“去，把盆里泡好的衣服洗了，洗不干净，不许吃饭。”高个子男孩从身边走过的时候，女人还用扫帚在男孩子的屁股上抽了一下。

女人准备出去，看见了怀里抱着妹妹的王举。并不友好地问道：“你就是王举吧，以后就睡最西头吧。”说完，漠然地离开了。

王举的孤儿院生活就这样在冷漠和忽视里，凉凉地开始了。看到那位一点也不像妈妈的女人，王举就知道，自己的妈妈是再也不会出现了，永远不会出现了。王举把目光投向了屋里仅有的一扇小窗户上，眼里掠过一丝安慰，王举知道，明天，太阳将会把这里照亮。

半夜，起风了，风声汨汨地在窗外流过。王举本来就没有睡着，一是刚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很不适应；二是晚饭没有吃饱，肚子一直咕噜噜叫。当风声响起时，王举把相依为命的妹妹抱得更紧了。

漆黑的房间里，不时响起各种声音，呼吸声、磨牙声、翻身声，还有说梦话的声音。在这个冷清又孤独的夜晚，王举默默地流出了眼泪，王举想妈妈了，像所有离开妈妈的孩子一样，思念妈妈了。

姐姐说妈妈去了天堂，天堂应该很美吧，有小鸟在枝头跳舞，有蜜蜂在花蕊里采蜜，还有欢快的鱼儿在清澈的小溪里游动。那里的人不会再挨饿，不会再受冻。爸爸也去了天堂，那爸爸妈妈应该就可以在一起了吧。希望爸爸妈妈再也不会分离。想着想着，王举就睡着了。王举做了一个很美的梦，在梦里，他真的看见了爸爸妈妈幸福地依偎在一起，周围有好多的阳光，那么明亮。王举在梦里露出了一个孩子开心的笑容。

“起来，起来。”雷一般的女人声音把王举惊醒了，王举一骨碌爬起来，才发现原来是妹妹尿床了。妹妹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嗓门吓住了，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立即扑到了王举的怀里。

女人喝令妹妹把尿湿的被子顶在头上，不许睡觉。

“妹妹还小，不懂事，我顶。”王举抓起妹妹尿湿的褥子，盖在了自己